

● 文 艺 欣 赏 丛 书 ●

诗 美 艺 术



● 钟 文 ●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

诗 美 艺 术

钟 文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8579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成都

998579

诗 美 艺 术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75 千

1984 年 10 月第一版 198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0 册

书号：10118·899

定价：0.97 元

序

流沙河

友人三三两两，临窗静夜谈诗，忽入心醉魂迷之境，或揣脚叫好，互相补充；或戟指问难，彼此诘驳；而不知夜已深，末班车都过了，这该是我辈中年的一大乐事吧。可惜这样的乐事不常有，在我与钟文同志之间。他执教于大学，我工作于《星星》，各人有各人的昏忙，哪能朝夕聚首，谈诗说艺。总算有幸了，还能共一城的风雨，两旬三旬地见见面。往往是他来，亮相在我的窗外，笑嘻嘻地提着那一只黑皮书包，用他那儒雅的江南语调，问我一句问过许多回的老话：“最近怎样？”我总是赶快站起来，延他入办公室，坐在那一张长藤椅上，听我海阔天空。我这人废话多，也亏他耐性好，从来不打岔我，只向我笑一个聪明的含蓄，从镜片的后面，遥遥地。直到某一瞬间，偶然瞟见他在偷看腕表了，我

才想起流水已太多，立刻关闸门，截断滔滔的悬瀑，询问他的来意。他无事是不会来的，这我知道。他爱惜时间，绝无串门聊天的雅趣。他在著书立说呢！不过回想起来，他找我一般都是为一些小事罢了，借一本书啦，查一篇文章啦，拿一封信叫我看看啦，建议我去读读谁的一首诗啦，如此等等。说这些都是小事吧，恐怕未必。天地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大的事呢，对他这个白日教书，黑夜写书，白脸黑发的眼镜书生说来？

自前年冬天起，我也学着写一些谈诗的文章了。他读后有好感，以同行看待我，并乐意给我以帮助。我是半路出家，诗论方面阅读太少，根不深，柢不固，凭着冥想，写些漫笔。有一天我想到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发现那绝妙的意象手法就是把听觉兑换成视觉。我以为这又是鄙人独具慧眼，睹前人之所未睹，快活极了。将此心得告诉他后，他点头笑笑说：“这叫通感。钱钟书教授有专文论此。”并对我析讲了钱教授的论点，过了几日又把那篇《论通感》送来给我阅读。我心头那滋味儿，唉，就别提了。抛一句文吧：“怅然若失，久之。”不错不错真不错，前贤可敬，后生可畏（我比钟文同志长12岁）。我应该虚心些，少做发明之梦，多读根柢之书。难啦，人要有所发明！

钟文同志前旬送来这部书稿，嘱我写序。见其立论之新鲜，引证之广博，我真有些惶惶然了。想起同他相

识以来，不觉已逾三年。这三年，他那含蓄的笑，借这节，查那文，偷看腕表，提着黑皮书包追赶电车，原来都是为了写这部书稿啊！而他的那些“三更灯火五更鸡”只有他爱人知道，我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仅仅知道他体弱多病，至于病因，读了这部书稿以后，我也能够猜中了。苦啦，人要有所建树！

我为人写序，这是第一篇。但愿写得诚实，不要开坏了头。这部书稿究竟怎样，读了自然明白。当然不会好上天，但也不会坏入地。与我阅读过的那三四部同类近著比较起来，我敢说，这该是翘楚。

1983年5月11日在蓉城临街三楼北窗

目 录

序	流沙河	(1)
“诗美”概说		(1)
诗美欣赏的准备与特点		(17)
用诗找寻光与火		(36)
诗，总是抒情的		(48)
诗的形象特征		(61)
用诗的旋律去进行哲学思考		(72)
诗用想象去把握世界		(86)
用感觉的摄影机照相		(104)
意象的创造		(116)
诗的空白美		(133)

似幻如真的时间	(151)
诗的象征	(160)
美在流动中	(171)
合理的谬误	(181)
铺排的力量	(193)
细节的功力	(201)
背面丹青见苦心	(210)
比喻的“远距离交易”法	(218)
通感在诗中的运用	(228)
诗的对比艺术	(238)
诗的结句处理	(249)
诗的内在音乐美	(257)
色彩在诗中的作用	(272)
淡极始知花更艳	(285)
把语言的真正香味烧出来	(295)
巨匠运斤 一字生辉	(305)
后记	(312)

“诗美”概说

一

当我们泛舟于清幽艳丽的漓江，被千姿百态、自然神奇的桂林山水所吸引、陶醉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多美啊，简直是一首诗！”同时，这样的感叹也产生在人们投身于沸腾的斗争生活的时候。比如，一九七六年那个冰冷的早春，一批中华热血志士执戟前驱，向“四人帮”的恣肆暴虐发出了有力的革命挑战。我们崇敬地称这个英雄行动象诗一样的美，他们谱写了人间最美的一首诗。至于读了一篇好的散文，听了一段好的音乐，欣赏了一个好的舞蹈，乃至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或者听到一段极精彩的话，这样的评价那就更是由衷而且普遍：“美得象诗一样，”“象诗一样的美。”

是的，这些感叹和评价都含有比喻的成分，但是，

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诗歌这个文学中的文学，蜜中之蜜，它与美息息相关，相依相存。它表现着美，它内含着美，它象征着美。诗歌在它几千年的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它综合着社会、艺术对美的种种追求和趋势，表现了人们对于理想、光明的憧憬与向往。它已经逐渐成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集萃与代表。我们今天谈论它，研究它，提高人们的艺术欣赏水平固然是一个目的；使得人们的灵魂向更高尚、更纯洁的境界攀登更是宗旨。诗美的这个特点是否从两个方面对人有启迪，一方面告示写诗人：一个诗人如果不能给人的视觉和灵魂增加一点美，他就称不上诗人。另一方面告示读诗的人：与诗美存在隔膜，无论就思想修养，还是艺术修养，都将是不可弥补的缺陷。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诗歌的喜爱与关注，可以为诗美在生活中的作用提供最有权威性的佐证。马克思在童年时代就嗜爱诗歌，中学毕业时曾把诗人作为自己以后的生活职业。在以后的大学生活中，他参加诗社，研究德国民歌，搜集欧洲民歌，并从中辑录了八十一首诗，作为他爱情的信物送给他的未婚妻——燕妮。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在稚嫩中无不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和艺术的光彩，凸现出一个致力于精神追求的思想战士的身影。

我被紧紧地缚住，
我眼睛却看得清楚，
现在我才发现，
什么是我的朦胧追求。

我的心灵被命运驱使，
我不能希求的东西，
只因你看我一眼，
它就钻进我的心田。①

一八三七年以后随着思想上一个转变期的到来，马克思把自己对诗歌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哲学上去。于是思想的磨砺更多地代替了情感的磨砺。但是，他对诗歌的爱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未衰退的。在以后漫长的斗争生活中，马克思经常从诗歌中寻找精神上的共鸣、论战时的弹药。在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名单中，诗人占了一半左右。从荷马、但丁、奥维德、莎士比亚，一直到歌德、海涅、维尔特等。如果要统计马克思关心过的诗人，据文字可查的，也起码要超过上述名单的四、五十倍。他关心的诗人有俄国的普希金，法国的拉马丁、贝朗瑞，英国的雪莱、拜伦，还有众多的德国诗人。他与诗人海涅的友谊更是世人尽知的一段佳话。在马克思形若大海

① 转引自彼·费多谢耶夫等著《卡尔·马克思》第10页。

的头脑中，这些诗人的诗作常常是作为论证他严密的思想，增加他犀利的文锋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库存。这里仅举《福格特先生》这一部著作。其中用诗来对反动派的附庸者作淋漓尽致揭露的地方竟有三四十次之多，被列举的古今诗人有二十余名。从某种意义而言，马克思终究是一位诗人，他年轻时所立下的志向被他毕生的爱好和追求所印证。

在无产阶级的领袖中，那么钟情于诗歌的何止马克思一个。我们知道，恩格斯也写过不少诗，他还评论过不少诗人的诗作。他对海涅、赫尔维格、维尔特、卡尔·倍克等诗人的评论，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在列宁最喜欢的作家中，赫然在前的就是普希金。据列宁的亲友们回忆，列宁生前还读过莱蒙托夫、维尔哈伦、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的大量诗作。而毛泽东同志在诗歌上的修养、造诣与成绩则更是显得突出。郭沫若曾这样形容毛泽东同志在诗歌上的成就：“经论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但又可以无愧地称为无产阶级的大诗人。

由此我想，这样的话是并不为过的：一个精神的登高者，也一定是诗美上的登高者。

二

诗美的内涵是什么？毫无疑问，和一切事物一样，它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大方面。

尽管诗美是极其广泛的、多样的表现，尽管诗歌作为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体自有它独特的呈现，但是，从诗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根本的角度出发，诗的内容美势必是诗美最根本、最重要的表现。相传这首诗是黄帝时所作：“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弹歌》）它属于人类最早期的诗，在诗的内容上，它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正生活在狩猎时代。诗简炼而生动地记录下当时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劳动的经过与目的，就是在诗的节奏上，也十分精确地传达出这种原始劳动的心理节奏与动作节奏。在最原始的诗歌中，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内容美的地位。

“一种大海和陆地从未见过的光，一种神圣的光，和一个诗人的梦。”这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对诗的形容。诗实属有点“虚”，幻想使它飞腾于天宇之上，想象为它涂染上一片奇异的色彩，象征把它变得有点象音乐一样的缥缈。然而，诗的树尽管开着奇花，结着异果，它毕竟生长在生活的地球上。诗美，是生活的美的恩赐，是生

活的美的加工、改造、提炼而成的珍珠。的确，诗歌在反映生活上，不象有些文学艺术，更多的是客观生活的描摹直述，诗着重于人的心灵的揭示。即使是表现生活的外部景物，也还是通过心灵情感的渗透折射来达到的。但是，诗歌的这一特点决不妨碍诗美仍然是从表现时代的面貌，生活的主流上得到最富权威性的鉴定。我相信，在今天这个除旧布新的历史交界点上，谁读到这样的诗歌，情弦都不能不为之所动。——

我把平反的通知，
和亡妻的遗书夹在一起；
我把第一根白发，
和孩子的入团申请夹在一起。
绝望和希望夹在一起，
昨天和明天夹在一起。
.....
我还是说，我爱。
今天的爱，
正是昨天爱的继续
.....
我大声地说，我爱，
以我第一根白发的名义。

——赵恺《我爱》

诗表现的是一种复杂矛盾的情感统一体。欢乐与悲伤交融，回忆与展望愈合，在不忘却中却是九死未悔的爱与追求，在无比坚定的信仰中却有着对历史清醒的认识。这情发心底的诗声，难道不正是从特定的历史生活所造成的裂缝里汨汨流出的情泉！一壁是十年动乱的虚墟，一壁是欣欣向上的现实，在这种生活的碰撞冲突中，情感汲取了社会存在的必然性，于是表现出美的光彩。富有时代感，生活感的情感抒发是诗的内容美的重要表现。

当我们披览中外古今的诗史，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诗在联接生活、表达时代的感情中可以而且必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诗美不能背悖生活的多样需要。生活需要掠采艳丽的美，也需要清新质朴的美；需要雄浑激越的美，也需要飘逸空灵的美。“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杜甫）是美的；“离恨却是春草，更行更远更生”（李煜）也是美的。但是，在肯定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又决不能忽视诗美为完成其庄严的社会使命，而对表现生活主旋律的强调，对表现时代精神的呼唤。把诗美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是不对的。仅仅理解为对花草的赏心悦目也是片面的。没有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不用他有力的诗美笔触去勾勒某个历史时期的精神历史的主流的。海涅的诅咒：“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正是那

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成长为自觉的战士及旧制度掘墓人的有力的精神象征。艾青的呼号：“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土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复活的土地》）正是用诗塑造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挺起战斗的英姿。时代精神在诗中的表现，在诗美上往往体现为崇高美与力量美。它以震撼心旌的强烈，给人以崇高感，最能引人积极向上。它象庄严的雕塑，镂刻着时代、民族、人民的风度、气质与精神，由此被人民引为前进的火炬，被历史引为发展的里程碑。

诗美的这种多样性中的重大性特点，无疑使得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在创作中更加明确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当然，我们理解诗的社会作用必须是广泛的，多样的，符合诗美艺术规律的。英国诗人奥登曾经因为他的诗并没有从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中救出一个犹太人，而删去自己的诗歌。^①象奥登这样对诗的无力感叹是不必要的。我们倒应该学习雨果。雨果一生遵循着这样一句名言：“诗人担负着灵魂的责任。”^②在完成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庄严工作中，我们的诗人需要的正是这种自觉性。

① 参见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第1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雨果论文学》第17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三

诗的追求不能脱离艺术去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并且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象这样的诗句：“我的思念追随张志新”，“你的灵魂已化作多少幼小的心灵”，就是千句万句，也抵不上五句这样的诗——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韩瀚《重量》

是的，一切艺术都有个艺术美的问题，然而在诗歌中，艺术美的探索与追求无疑有着特别的任务与地位。“春风又绿江南岸”与“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字之差，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